

CONVERSATIONS

WITH

RUSSIANS

陀思妥耶夫斯基卷

D O S T O E V S K Y



Anatol Rapoport

与俄罗斯人的 对话

两个世纪社会进化的系统论观点

[美] A.拉波波特 著

黄觉 唐云燕 高云 译

闵家胤 校



漓江出版社

与俄罗斯人的对话

两个世纪社会进化的系统论观点

陀思妥耶夫斯基卷

[美] A.拉波波特 著

黄觉 唐云燕 高云 译

闵家胤 校

目 录

第一章 谈恶魔	001
第二章 演艺业	018
第三章 关于恶、自我剖析、精神病学及相关话题	045
第四章 人—神、神—人、自由和宗教审判官	098
第五章 命定扩张说	162
原书后记	219
附录：阿纳托尔·拉波波特简历	229
校者附言	233

第一章 谈恶魔

我什么时候呼唤您了？

您在跟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说您还要召唤谁的时候提到了我呀。在我的年代，对话中说要召唤某人并提到他的名字，就算是召唤了。

您从哪里来？

您猜？

从地狱？

没错。

为什么？基督的天堂把您拒绝了么？我记得您可是个特别反叛的人。

当然不是。我可以选择。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是我自己选择了地狱。

为什么？

我之后会给您解释的。您并非是唯一一个喜欢推后解释的人。

想必您偷听了我跟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对话？

就是因为您提到我的名字了，所以不管我愿不愿意，都要来。我听见您把未完待续的事情“打包”了。我对您说的那个不得不讲的休斯敦·张伯伦的巨著的事情非常感兴趣。

我倒也没有特别吃惊。但是您怎么做到一直隐身的呢？

这没什么难的。我当时对你们最后一个部分谈到的内容非常感兴趣。现在情况不一样。当时您让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非常痛苦。我决定帮他解脱。当帷幔后面那所有人都不应该看到的一幕上演的时候，我决定干预进来。而且当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也知道我在场，他让我这么做的。所以我就出现了，解除了他的痛苦。您早晚也会叫我来的，我想着还能省您点事儿，就来了。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现在在哪里？

他去了他想象的天堂，他属于那里……那里像是一种汤，或者是果浆一样。所有东西都没有什么区别，是一个“整体”，也就是说均质分布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管它叫作“与神融合”。

但您却拒绝了选择这个？

没错，你会选择它么？

我理应不会被要求作出选择,因为我既不相信天堂也不相信地狱。您既然来了,那就跟我讲讲地狱是什么样的吧。您在那里做什么来打发永恒的时间?讨论怎么“打发永恒的时间”是不是本身就是矛盾的?怎么能用完永远用不完的东西呢?

您一定会感到惊讶的。但是我不会尝试解释;您不会懂的。但我又想了想,还是决定给您简单讲讲。您记得《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的恶魔是如何出现在伊万·卡马拉佐夫个性的另一面的么?

您为什么说“个性的另一面”?

因为那才是他认定的角色。不管怎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①是这么想的。

等一下,您怎么知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您去世的时候他才18岁。

不,不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可能是涅米罗维奇-丹钦科^②的想法,因为他指导了由莫斯科艺术剧院出品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但当时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想法,让卡察洛夫

①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Konstantin Stanislavski, 1863—1938),俄国演员,导演,戏剧教育家,理论家。

②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米罗维奇-丹钦科(Vladimir Ivanovich Nemirovich-Danchenko, 1858—1943),俄罗斯戏剧导演,作家,教育家,剧作家,制片人和影院组织者,1898年与他的同事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立了莫斯科艺术剧院。

(Качалов) 一饰两角。

请您先回答我的问题。您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您 1881 年去世的，远在有任何电影或者是莫斯科艺术剧院之前。

您真想知道？

当然想知道。我想知道我还不知道的关于您的所有事情，然后拼命把它们都记住。那就是为什么在您不期而至之前我就想召唤您。

好吧，我告诉你。我选择地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下到那里以后，我们可以追随历史随后的展开。您没发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不知道他死后的任何事情么？您在从苏黎世来的那架飞机上最先告诉他的事情就是他来到的是哪个世纪，不是么？在您批评他的想法，阐述自己想法之前，您要给他解释所有事情，介绍事情的背景。对我就不用这么麻烦了。我们那儿有各种消息。新闻报纸、电视媒体、网络，您能叫上名字的，我们都有。

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地狱，如果存在，也是人们接受惩罚的地方啊。

我们在接受惩罚。对历史发展全部知晓就是一种惩罚。没有人强迫我们去看报纸、看电视。但总有人在讨论发生了什么；没有任何办法不听或者忽视他们。就是让我们看到人类，看到撒旦是如何赢得与神最后的赌注的。在他输掉了约

伯和浮士德的赌注^①之后，他把最终的赌注押到人类最后的堕落。

那些厌恶人类者选择地狱不就是为了看其他人被惩罚？

他们看到了，那是对他们的奖赏，因为恶魔会奖赏厌恶人类者。每个人都会得到相应的甜头儿。我们回到之前永恒的话题和《卡拉马佐夫兄弟》。

先说说永恒。如果您记得，恶魔告诉过伊万的故事，一开始被他称为逸事，之后又被称为传奇。一名罪犯听说如果他要走上一百万的四次方千米的路，他就能得救并一定能去天堂。（恶魔是这么对伊万说的，不是感到骄傲，但是他们在地狱确实也采用了米制的计量方法，以搭配时间使用。）您知道后来怎么样？那可怜的人竟然出发了！他真的去走了！目前我们知道的是他还在走着。我觉得这里想表达的意思是一百万的四次方千米也比永恒要好。

等等。在恶魔和伊万的这场戏中，恶魔说那个罪犯最终走到了。

他说了吗？好吧，我不确定。没准他是为了让伊万好受点。您知道的，他想把伊万变成自己人。但是想想那个犯人还在走着就让人感到无望。他能走多远呢？

^① 撒旦与上帝的赌注。

现在回到“双重人格”的理念,您知道,这是我的专长。您读过我的小说《双重人格》么?顺便提一下,如果您要想聊聊关于我的事,干吗不把那东西关掉。我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所有恐怖。从观看由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我获得过一种阴森的满足,《群魔》变成活生生的了。让我们有点条理地对话。您当初在不知道我了解死后的所有事情的时候,本打算问我什么问题呢?

让我好好想想整件事情。但我们还是先把电影看完吧。我真的想再看一遍。我1996年在多伦多电影节上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感到很大触动。我想跟您讨论讨论这部电影。您在地狱没看到过,是吧?

我错过了这部。但用我小说改编的电影大多数我都看过。

那好,我们能讨论讨论某些电影。看完现在这部,我想让您看一个电影版的《永恒的丈夫》。我想听听您对用当代对白演出历史剧的看法。虽然除了《永恒的丈夫》我只看过法语版的《白痴》,那也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无论如何我都会把这个列为我们会面议程上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剧院中的和荧幕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您也同意,我们就这么叫它了。在这之后,就让主来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吧。

我现在可以回家了么?

您自便。我只需要呼唤您的名字就能把您叫来是么?

是的。

这样会麻烦到您么？

完全不会。我还非常想跟个活着的人聊天呢。您别不信，这可是我死后第一次跟活人聊天。

您该不是告诉我，在您死后的这些年当中，没有人提起您的名字？

当然有人提起，我都记不清多少次了，但没有想召唤我的意思。所以它们不能算作召唤。您是第一个召唤我的人，我很感谢。

是我的荣幸。我能问问您为什么从未写过舞台剧么？

说来话长。

好吧，我们以后再说这个。其实在我们讨论戏剧之前，我们先把双重人格说清楚，在您众多的作品中，它都是主旨。

不仅是在我的小说中，你知道。

您说得没错。其实有人指出过在这点上您是受了果戈理的影响。您知道别林斯基赞誉您是俄国文坛上的一颗新星，并称您是另一个果戈理。

我知道。但那是在《穷人》发表以后。他对我的《双重人格》却很失望。

但我记得您将果戈理列入俄罗斯天才之列，当然没有太多天

才。您好像曾经写过俄国有三位天才。一位是普希金,另一位是罗蒙诺索夫(Ломоносова)^①,您说他是“半个果戈理”。我一直就很好奇您为什么说是果戈理,而没有说,比如,托尔斯泰。是因为果戈理对您有独特的影响么?也许吧。有人还说您是在他的摇篮中成长的。来看看果戈理《鼻子》中的一段绝妙讽刺:

助理法官科瓦廖夫起得格外早……伸了伸懒腰拿起了梳妆台上面的一面小镜子。他想看看昨天晚上鼻子上冒出来的粉刺什么样了;但是让他大吃一惊的是,他的鼻子原本一直待着的地方竟然是一片平面。

再来看看《双重人格》中描述的:

早上8点刚过,名义上是个小议员的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戈利亚德金就醒了……伸了伸懒腰,终于睁开了困倦的双眼……下了床,他径直向抽屉柜上面的圆形镜子走去……“它会是什么样子呢?”戈利亚德金低声说道……“如果讨厌的粉刺已经冒出来

^① 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和诗人。“俄国科学之父”和“文学上的彼得大帝”。普希金这样评价罗蒙诺索夫:“罗蒙诺索夫是一个伟大的人。他建立了第一所大学。说得更恰当一些,他本人就是我们的第一所大学。”苏联科学院院长瓦维洛夫院士评价罗蒙诺索夫:“他的天才的影响,他的劳动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我们的语音,我们的语法、诗歌、文学全部都是从罗蒙诺索夫那里成长起来的。”——校者注

了,或者其他什么令人不开心的东西碰巧出现在脸上。”

您在说我抄袭么?

当然没有!但您得承认这种巧合太惊人了。有没有可能是您下意识执笔而作的呢?但我感兴趣的不是这点。许多19世纪的作家都对双重性格或者说性格的另一面欲罢不能。我们的马克·吐温不知道您读得多不多?

你们的马克·吐温?干吗这么说,您是美国人么?

算是吧。

算是,那您还是什么人?

怎么说呢,我在俄国出生,其实是在乌克兰或者说是小俄罗斯,那时候就那么叫。我在那里生活了10年,在美国生活了39年,加拿大28年,奥地利10年,阿拉斯加2年,波兰、丹麦、墨西哥、印度和德国各1年。我应该算什么人?

犹太人?

您本该知道。

您怎么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呢?

我喜欢俄语。

您有自己的语言么?

您指意地绪语。

还有什么？

我懂意地绪语，可以阅读，但那不是我的语言。

但您喜欢？

是的，所以我才去学它。我可以读肖洛姆·阿莱赫姆 (Sholom Aleichem) 的原著。

是谁？犹太作家？

能算得上是意地绪语作家中的翘楚了。我认为他还受了您的影响呢。

我？！

特别是您通过让人物倾吐真心来揭示悲剧性事件这种写作技巧。还记得《罪与罚》中马美拉多夫 (Мармеладова) 在最前面的独白么？还记得《穷人》中的杰武什金？肖洛姆·阿莱赫姆的许多故事都是独白构成，人物自说自话，而肖洛姆·阿莱赫姆在旁边倾听。有人说，他是犹太人的果戈理。您和他都受了果戈理很深的影响。

您怎么能把“犹太人”和“果戈理”扯到一起？您读过《塔拉斯·布尔巴》(Тараса Бульбу)？

当然。

我承认我受了果戈理的影响，一方面是受他的悲喜剧感悟

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受他对俄罗斯深刻理解的影响。您怎么评价肖洛姆·阿莱赫姆说他确实效仿了果戈理在《穷人》《外套》和《两个伊万的争吵》中的悲喜剧风格?但这只是写作风格罢了。果戈理对俄国的洞悉,以深刻得多的方式影响了我。

我也正想问您这个呢。您对普希金的尊敬我完全理解,读过您去世几个月前在普希金纪念碑揭幕仪式上讲话的人都知道。您提到罗蒙诺索夫让我很困惑。您对他知道些什么,还有他对您有什么重要?我以前完全不知道您对科学哲学有兴趣,而那是罗蒙诺索夫最感兴趣的。我会试着猜猜您对果戈理的崇拜,是因为他对“小人物”的同情,是吗?如果是,把您跟果戈理还有肖洛姆·阿莱赫姆联系起来就对了。或者,是他认定俄罗斯在世界历史中的独特作用让您崇拜?

后者。

好吧,那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不知道您是否碰巧也知道果戈理能在圣彼得堡大学担任历史教授的原因,他懂什么历史呢?等一下,先别告诉我,让我来猜一下。是因为他对俄罗斯“使命”或者说俄罗斯“神秘性”的观点让圣彼得堡大学的管理层印象深刻,就跟可能也让您印象深刻一样?让我想起《死魂灵》第一部分的结尾,把俄国比喻成一辆狂野的三驾马车在一望无垠的干燥草原上奔驰。

部分地是那样。

或者也有可能是基督教的神秘气氛让您跟他产生了共鸣？我模模糊糊地想起果戈理的一篇短文。有人梦到了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三者在一起讨论人生的意义。古埃及人说，生命只不过是死亡的序曲，因而生命必须完全用来为死亡做准备。一位性感的古希腊女人说，人生意义所在就是要怜香惜玉，尽享欢乐。古罗马人说生为荣耀和权利。“他”还没说完，便将如鹰隼般坚毅的目光转向了东方，希腊人、埃及人也这么做了。他们看到了伯利恒^①发生了什么，便明白了。您还记得这一段么？

不记得了。《死魂灵》确实是荷马史诗般的布局。果戈理倒真的知道什么才能成为“诗”。但他的《塔拉斯·布尔巴》却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文章里充满了俄国人和犹太人的分歧，一方洪亮大度，一方卑鄙小气；一方冒冒失失，一方谨小慎微；一方挥霍无度，一方惜财如命。犹太商人穿梭于人高马大的俄国骑兵中间，当骑兵们手头宽裕的时候，他们对自己想要的东西出手大方地付款，甚至都不要找回的零钱。但当他们没钱的时候，他们就是明抢了。

您说得很对。果戈理对犹太人没什么同情。他用揶揄的口吻对扎波罗热州大屠杀（Запорожской Сече）的描述，表现了他的冷酷。但他对被塔拉斯·布尔巴（Бульба）救了的扬克

① 位于耶路撒冷南方六英里的一个市镇，耶稣诞生地。

尔(Янкель)的描写还是有些同情意味的。

但是,还记得扬克尔对安德列(Андрей)的描述么?塔拉斯反叛的小儿子。

安德列失踪了。塔拉斯认为他要么是战死沙场要么就是被波兰人俘虏了。哥萨克骑兵包围了波兰城市,断绝了城内的食物来源。安德列爱着的一个姑娘就在城内。有人告诉了他一条通往城内的暗道,他便私藏了些面包,然后给他所爱的姑娘送去了。于是就待在了城里。

是这样。扬克尔可以随便进出这点对不少人都非常有帮助。他现在是布尔巴的人了。(因为布尔巴在大屠杀的时候救过他一命。)

他向布尔巴汇报说他在城内看见了安德列。布尔巴急切地问扬克尔关于他的情况:“他还好么?我想,是被关起来了吧?有受折磨么?”安德列回答:“被折磨?谁敢动潘·安德列一根手指?他就像是王子,穿着华丽的衣服被所有人敬仰着。”“那么他一定是被嘲弄了。”塔拉斯总结道。“但是,是谁强迫他走上这条路的啊?”“谁敢强迫潘·安德列呢?”“那为什么……?”“当然是害羞的潘·安德列自己去波兰兵那里招认的。”“你说谎,你这个肮脏的犹太人!”布尔巴边说边想去掐扬克尔的脖子。扬克尔试图跟他理论:“如果他要是觉得投靠波兰人对他自己是有好处的,他为什么不这么做呢?”这个小插曲表现了果戈理对犹太人深深的憎恶。

让我们回到马克·吐温的话题,您小时候有机会读过他的作品么?

没有。

在我小的时候,接受教育的俄国小孩儿都会读一些外国名著。其实我爸爸告诉我他读过的第一本书是《王子和贫儿》,是关于长得差不多一样的人互换角色的故事。《侦探汤姆·索亚》是关于一对双胞胎被弄混了的故事。《傻瓜威尔逊》是关于调换婴儿的故事。在“采访”中马克·吐温对记者保证他不是自己而是他的双胞胎哥哥,他们从一出生就被弄混了,并且另外一个早就去世了。还有他的关于意大利双胞胎的故事,是一个长着两个头的怪胎。他的笔名也表现了他这兴趣。他年轻时曾在密西西比河上的蒸汽船上工作。水手为了测量水深,用撑杆伸到水底然后喊“第一个深度”(Mark one)“第二个深度”(Mark twain)。“Twain”(双胞胎)在古代是“two”(二)的同义词。很多19世纪的文豪们都执迷双胞胎故事。史蒂文森有他的《双重人格》,海因(Heine)有《两人同行》……

您喜欢海因么?

当然。

虽然他是犹太人。

在我所认识的犹太人里,没有一个让我讨厌的。但我讨厌犹